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

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12)

王列耀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夜总会里的五个人	穆时英 (1)
上海的狐步舞	穆时英 (25)
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	穆时英 (37)
梅雨之夕	施蛰存 (65)
鸠摩罗什	施蛰存 (77)

夜总会里的五个人

穆叶英

一 五个从生活里跌下来的人

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。

金业交易所里边挤满了红着眼珠子的人。

标金的跌风用一小时一百基罗米突的速度吹着把那些人吹成野兽，吹去了理性，吹去了神经。

胡钧益满不在乎地笑，他说：

“怕什么呢？再过五分钟就转涨风了！”

过了五分钟。——

“六百两进关了！”

交易所里又起了谣言：“东洋大地震！”

“八十七两！”

“三十二两！”

“七钱三！”

（一个穿毛葛袍子，嘴犄角儿咬着象牙烟嘴的中年人猛的晕倒了。）

标金的跌风加速地吹着。

再过五分钟，胡钧益把上排的牙齿，咬着下嘴唇——

嘴唇碎了的时候，八十万家产也叫标金的跌风吹破了。

嘴唇碎了的时候，一颗坚强的近代商人的心也碎了。

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：

郑萍坐在校园里的池旁。一对对的恋人从他前面走过去。他睁着眼看：他在等，等着林妮娜。

昨天晚上他送了只歌谱去，在底下注着：

“如果你还允许我活下去的话，请你明天下午到校园里的池旁来，为了你，我是连头发也愁白了！”

林妮娜并没把歌谱退回来——晚上，郑萍的头发又变黑啦。

今天他吃了饭就在这儿等，一面等，一面想：

“把一个钟头分为六十分钟，一分钟分为六十秒，那种分法是不正确的。要不然，为什么我只等了一点半钟，就觉得胡髭又在长起来了呢？”

林妮娜来了，和那个长腿汪一同地。

“Hey！阿萍，等谁呀？”长腿汪装鬼脸。

林妮娜歪着脑袋不看他。

他哼着歌谱里的句子。

“陌生人啊！

从前我叫你我的恋人，

现在你说我是陌生人！

陌生人啊！

从前你说我是你的奴隶，

现在你说我是陌生人！

陌生人啊……”

林妮娜拉了长腿汪往外走，长腿汪回过脑袋来再向他装

鬼脸。他把上面的牙齿，咬着下嘴唇：——

嘴唇碎了的时候，郑萍的头发又白了。

嘴唇碎了的时候，郑萍的胡髭又从皮肉里边钻出来了。

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：

霞飞路，从欧洲移植过来的街道。

在浸透了金黄色的太阳光和铺满了阔树叶影子的街道上走着，在前面走着的一个年轻人忽然回过脑袋来看了她一眼，便和同伴说什么。

她连忙竖起耳朵来听：

年轻人甲——“五年前顶抖的黄黛茜吗！”

年轻人乙——“好眼福！生得真……阿门！”

年轻人甲——“可惜我们出世太晚了！阿门！女人是过不得五年的！”

猛的觉得有条蛇咬住了她的心，便横冲到对面的街道上去。一抬脑袋瞧见橱窗里自家儿的影子——青春是从自家儿身上飞到别人身上去了。

“女人是过不得五年的！”

便把上面的牙齿咬紧了下嘴唇：——

嘴唇碎了的时候，心给那蛇吞了。

嘴唇碎了的时候，她又跑进买装饰品的法国铺子里去了。

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星期六下午：

季洁的书房里。

书架上放满了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的 Hamlet 日译本，德译本、法译本、俄译本、西班牙译本……甚至于土耳其文

的译本。

季洁坐在那儿抽烟，瞧着那烟往上腾，飘着，飘着，忽然他觉得全宇宙都化了烟往上腾——各种版本的 Hamlet 张着嘴跟他说起话来啦：

“你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什么是你？什么是我？”

季洁把上面的牙齿咬着下嘴唇。

“你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什么是你？什么是我？”

嘴唇碎了的时候，各种版本的 Hamlet 笑了。

嘴唇碎了的时候，他自家儿也变了烟往上腾了。

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——星期六下午：

市政府。

在这儿干了五年，市长换了不少，他却生了根似地，只会往下长，没降过一次级，可是也从没接到过市长的手书。

在这儿干了五年，每天用正楷写小字、坐沙发、喝清茶、看本埠增刊，从不迟到，从不早走，把一肚皮的野心，梦想，和罗曼史全扔了。

在这儿干了五年，从没接到过市长的手书！今儿忽然接到了市长的手书，便怀着那种谨慎心情拆了开来。谁知道呢？是封撤职书。

一回儿，地球的末日到啦！

他不相信：

“我做错了什么事呢？”

再看了两遍，撤职书还是撤职书。

他把上面的牙齿咬着下嘴唇：——

嘴唇破了的时候，墨盒里的墨他不用再磨了。

嘴唇破了的时候，会计科主任把他的薪水送来了。

二 星期六晚上

厚玻璃的旋转门·停着的时候，像荷兰的风车：动着的时候，像水晶柱子。

五点到六点，全上海几十万辆的汽车从东部往西部冲锋。

可是办公处的旋转门像了风车，饭店的旋转门便像水晶柱子。人在街头站住了，交通灯的红光潮在身上洋溢着，汽车从鼻子前擦过去。水晶柱子似的旋转门一停，人马上就鱼似地游进去。

星期六晚上的节目单是：

- 1 一顿丰盛的晚宴，里边要有冰水和冰淇淋；
- 2 找恋人；
- 3 进夜总会，
- 4 一顿滋补的点心，冰水、冰淇淋和水果绝对禁止。

（附注：醒回来是礼拜一了——因为礼拜日是公息日。）

吃完了 Chicken a la king 是水果，是黑咖啡。恋人是 Chicken a la king 那么娇嫩的，水果那么新鲜的。可是她的灵魂是咖啡那么黑色的···伊甸园里逃出来的蛇啊！

星期六晚上的世界是在爵士的轴子上回旋着的“卡通”的地球，那么轻快，那么疯狂地；没有了地心吸力，一切都建筑在空中。

星期六的晚上，是没有理性的日子。

星期六的晚上，是法官也想犯罪的日子。

星期六的晚上，是上帝进地狱的日子。

带着女人的人全忘了民法上的诱奸律，每一个让男子带着的女子全说自己还不满十八岁；在暗地里伸一伸舌尖儿。开着车的人全忘了在前面走着的，因为他的眼珠子正在玩赏着恋人身上的风景线，他的手却变了触角。

星期六的晚上，不做贼的人也偷了东西，顶爽直的人也满肚皮是阴谋，基督教徒说了谎话，老年人拼着命吃返老还童药片，老练的女人全预备了 Kissproof 的点唇膏。……

街：——

（普益地产公司每年纯利达资本三分之一

100000 两

东三省沦亡了吗

没有 东三省的义军还在雪地和日寇作殊死战

同胞们快来加入月捐会

《大陆报》销路已达五万份

一九三三宝塔克

自由吃排）

《大晚报》！卖报的孩子张着蓝嘴，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，他对面的那只蓝霓红灯的高跟儿鞋尖正冲着他的嘴。

《大晚报》忽然他又有了红嘴，从嘴里伸出舌尖儿来，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来了。

红的街，绿的街，蓝的街，紫的街……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啊！霓红灯跳跃着——五色的光潮，变化着的光潮，没有色的光潮——泛滥着光潮的天空，天空有了酒，有了烟，有了高跟儿鞋，也有了钟 …

请喝白马牌威士忌酒……吉士烟不伤吸者咽喉……

亚力山大鞋店，约翰生酒铺，拉萨罗烟商，德茜音乐铺，朱古力糖果铺；国泰大戏院，汉密而登旅社……

回旋着，永远回旋着的霓虹灯——

忽然霓虹灯固定了。

“皇后夜总会”

玻璃门开的时间，露着张印度人的脸：印度人不见了，玻璃门也关啦。门前站着个穿蓝褂子的人，手里拿着许多白哈吧狗儿，吱吱地叫着。

一只大青蛙，睁着两支大圆眼爬过来啦，肚子贴着地，在玻璃门前吱的停了下来。低着脑袋，从车门里出来了那么漂亮的一位小姐，后边儿跟着钻出来了一位穿晚礼服的绅士，马上把小姐的胳膊拉上了。

“咱们买个哈吧狗儿。”

绅士马上掏出一块钱来，拿了支哈吧狗给小姐。

“怎么谢我？”

小姐一缩脖子，把舌尖冲着他一吐，绉着鼻子做了个鬼脸。

“Charming, Dear!”

便按着哈吧狗儿的肚子，让它吱吱地叫着，跑了进去。

三 五个快乐的人

白的台布，白的台布，白的台布，白的台布……白的

白的台布上面放着：黑的啤酒，黑的咖啡，……黑的，黑的……

白的台布旁边坐着的穿晚礼服的男子：黑的和白的一

样，黑头发，白脸，黑眼珠子，白领子，黑领结，白的浆褶衬衫，黑外褂，白背心，黑裤子……黑的和白的……

白的台布后边站着侍者，白衣服，黑帽子，白裤子上一条黑镶边……

白人的快乐，黑人的悲哀，非洲黑人吃人典礼的音乐，那大雷和小雷似的鼓声，一只大号角呜呀呜的，中间那片地板上，一排没落的斯拉夫公主们在跳着黑人的蹁跹舞，一条条白的腿在黑缎裹着的身子下面弹着：——

得得得——得达！

又是黑和白的一堆！为什么在她们的胸前给镶上两块白的缎子，小腹那儿镶上一块白的缎子呢？跳着，斯拉夫的公主们，跳着，白的腿，白的胸脯儿的和白的的小腹；跳着，白的和黑的一样。白的和黑的一堆。全场的人全害了疟疾。疟疾的音乐啊，非洲的林莽里是有毒蚊子的。

哈吧狗从扶梯那儿叫上来。玻璃门开啦，小姐在前面，绅士在后面。

“你瞧，彭洛夫班的猎舞！”

“真不错！”绅士说。

舞客的对话。

“瞧，胡钧益！胡钧益来了。”

“站在门口的那个中年人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呢？”

“黄黛茜吗！噢，你这人怎么的！黄黛茜也不认识。”

“黄黛茜那会不认识。这不是黄黛茜！”

“怎么不是？谁说不是？我跟你赌！”

“黄黛茜没这么年青！这不是黄黛茜！”

“怎么没这么年青，她还不过三十岁左右吗！”

“那边儿那个女的有三十岁吗？二十岁还不到——”

“我不跟你争。我说是黄黛茜，你说不是，我跟你赌一瓶葡萄汁。你再仔细瞧瞧。”

黄黛茜的脸正在笑着，在玛瑙希拉式的短发下面，眼只有了一只，眼角边有了好多皱纹，却巧妙地在黑眼皮和长眉尖中间隐没啦。她有一只高鼻子，把嘴旁的皱纹用阴影来遮了。可是那只眼里的憔悴味是即使笑也是遮不了的。

号角急促地吹着，半截白半戴黑的斯拉夫公主们一个个的，从中间那片地板上，溜到白台布里边，一个个在穿晚礼服的男子中间溶化啦。一声小铜铎像玻璃盘子掉在地上似地，那最后一个斯拉夫公主便矮了半截，接着就不见了。

一阵拍手，屋顶要会炸破了似的。

黄黛茜把哈吧狗儿往胡钧益身上一扔，拍起手来，胡钧益连忙把拍着的手接住了那支狗，哈哈地笑着。

顾客的对话：

“行，我跟你赌！我说那女的不是黄黛茜——喂，慢着，我说黄黛茜没那么年轻，我说她已经快三十岁了。你说她是黄黛茜。你去问她，她要是没到二十五岁的话，那就不是黄黛茜，你输我一瓶葡萄汁。”

“她要是过了二十五岁的话呢？”

“我输你一瓶。”

“行！说了不准翻悔，啊？”

“还用说吗？快去！”

黄黛茜和胡钧益坐在白台布旁边，一个侍者正在她旁边

用白手巾包着酒瓶把橙黄色的酒倒到高脚杯里。胡钧益看着酒说：

“酒那么红的嘴唇啊！你嘴里的酒是比酒还醉人的。”

“顽皮！”

“是一只歌谱里的句子呢。”

哈，哈，哈！

“对不起，请问你现在是二十岁还是三十岁？”

黄黛茜回过脑袋来，却见顾客甲立在她后边儿。她不明白他是在跟谁讲话，只望着他。

“我说，请问你今年是二十岁还是三十岁？因为我和我的朋友在——”

“什么话，你说？”

“我问你今年是不是二十岁？还是——”

黄黛茜觉得白天的那条蛇又咬住她的心了，猛的跳起来，拍，给了一个耳刮子，马上把手缩回来，咬着嘴唇，把脑袋伏在桌上哭啦。

胡钧益站起来道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顾客甲把左手掩着左面的腮帮儿：“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我认错人了。”鞠了一个躬便走了。

“别放在心里，黛茜。这疯子看错人咧。”

“钧益，我真的看着老了吗？”

“那里？那里！在我的眼里你是永远年青的！”

黄黛茜猛的笑了起来：“在‘你’的眼里我是永远年青的！哈，哈，我是永远年青的！”把杯子提了起来。“庆祝我的青春啊！”喝完了酒便靠胡钧益肩上笑开啦。

“黛茜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黛茜！瞧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”

一面按着哈吧狗的脸子，吱吱地叫着。

“我才不疯呢！”猛的静了下来。过了会儿猛的又笑了起来，
“我是永远年青的——咱们乐一晚上吧。”便拉着胡钧益跑到场里去了。

留下了一只空台子。

旁边台子上的人悄悄地说着：

“这女的疯了不成！”

“不是黄黛茜吗？”

“正是她！究竟老了！”

“和她在一块儿的那男的很像胡钧益，我有一次朋友请客，在酒席上碰到过他的。”

“可不正是他，金子大王胡钧益。”

“这几天外面不是传得很厉害，说他做金子蚀光了吗？”

“我也听见人家这么说。可是，今儿我还瞧见了 he 坐了那辆‘林肯’，陪了黄黛茜在公司里买了许多东西的——我想不见得一下子就蚀得光，他又不是第一天做金子。”

玻璃门又开了。和笑声一同进来的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男子，还有一个差不多年纪的人挽着他的胳膊，一位很年轻的小姐摆着张焦急的脸，走在旁边儿，稍为后边儿一点。那先进来的一个，瞧见了舞场经理的秃脑袋一抬手用大手指在光头皮上划了一下：

“光得可以！”

便哈哈地捧着肚子笑得往后倒。

大伙儿全回过脑袋来瞧他：

礼服胸前的衬衫上有了一堆酒渍，一丝头发拖在脑门上，眼珠子像发寒热似的有点儿润湿，红了两片腮帮儿，胸

襟那儿的小口袋里胡乱地塞着条麻纱手帕。

“这小子喝多了酒咧！”

“喝得那个模样儿！”

秃脑袋上给划了一下的舞场经理跑过去帮着扶住他，一边问还有一个男子：“郑先生在哪儿喝了酒的？”

“在饭店里吗！喝得那个模样还硬要上这儿来。”忽然凑着他的耳朵道：“你瞧见林小姐到这儿来没有，那个林妮娜？”

“在这里！”

“跟谁在一同来的？”

这当儿，那边儿桌子上的一个女的跟桌子上的男子说：“我们走吧？那醉鬼来了！”

“你怕郑萍吗？”

“不是怕他。喝醉了酒，给他侮辱了，划不来的！”

“要出去，不是得打他前边儿过吗？”

那女的便软着声音，说梦话似的道：“我们去吧！”

男的把脑袋低着些，往前凑着些：“行，亲爱的妮娜！”

妮娜笑了一下，便站起来往外走，男的跟在后边儿。

舞场经理拿嘴冲着他们一努：“那边儿不是吗？”

和那个喝醉了的男子一同进来的那女子插进来道：

“真给他猜对了。那个不是长脚汪吗？”

“糟糕！冤家见面了！”

长脚汪和林妮娜走过来了。林妮娜看见了郑萍，低着头，轻轻儿的喊“明新！”

“妮娜，我在这儿，别怕！”

郑萍正在那儿笑，笑着，笑着，不知怎么的笑出眼泪来

啦，猛的从泪珠儿后边儿看出去，妮娜正冲着自家儿走来，乐得刚叫。

“妮——”

一擦泪，擦了眼泪却清清楚楚的瞧见妮娜挂在长脚汪的胳膊上，便

“妮！——你！哼，什么东西！”胳膊一挣。

他的朋友连忙又扳住了他的胳膊：“你瞧错人咧！”扳着他往前走。同来的那位小姐跟妮娜点了点头，妮娜浅浅儿的笑了笑，便低下脑袋和冲郑萍瞪眼的长脚汪走出去了，走到门口，开玻璃门出去。刚有一对男女从外面开玻璃门进来，门上的霓虹灯反映在玻璃上的光一闪——

一个思想在长脚汪的脑袋里一闪：“那女的不正是从前扔过我的芝君吗？怎么和缪宗旦在一块儿？”

一个思想在芝君的脑袋里一闪 “长脚汪又交了新朋友了！”

长脚汪推左面的那扇门，芝君推右的一扇门，玻璃门一动反映在玻璃上的霓虹灯光一闪，长脚汪马上扳着妮娜的胳膊肘，亲亲热热地叫一声 “Dear！ ”

芝君马上挂到缪宗旦的胳膊上，脑袋稍为抬了点儿

“宗旦 ” 宗旦的脑袋里是 “此致缪宗旦君，市长的手书，市长的手书，此致缪宗旦君 ”

玻璃门一关上，门上的绿丝绒把长脚汪的一对和缪宗旦的一对隔开了。走到廊里，正碰见打鼓的音乐师约翰生急急慌慌的跑出来，缪宗旦一扬手。

“Hullo, Johnny！”

约翰生眼珠子歪了一下，便又往前走道，“等回儿跟你

谈。”

缪宗旦走到里边刚让芝君坐下，只看见对面桌子上一个头发散乱的人猛的一挣胳膊，碰在旁边桌上的酒杯上，橙黄色的酒跳了出来，跳到胡钧益的腿上，胡钧益正在那儿跟黄黛茜说话，黄黛茜却早已吓得跳了起来。

胡钧益莫名其妙地说了起来：“怎么会翻了的？”

黄黛茜瞧着郑萍，郑萍歪着眼道：“哼，什么东西！”

他的朋友一面把他按住在椅子上，一面跟胡钧益赔不是：“对不起的很，他喝醉了。”

“不相干！”掏出手帕来问黄黛茜弄脏了衣服没有，忽然觉得自家的腿湿了，不由的笑了起来。

好几个白衣侍者围了上来，把他们遮着了。

这当儿约翰生走了来，在芝君的旁边坐了下来。

“怎么样，Bebby？”

“多谢你，很好。”

“Johnny, you look very sad!”

约翰生耸了耸肩膀，笑了笑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的妻子正在家生孩子，刚才打电话来叫我回去——你不是刚才瞧见我急急忙忙的跑出去吗？——我跟经理说，经理不让我回去。”说到这儿，一个侍者跑来道：“密司特约翰生，电话。”他又急急忙忙的跑去了。

电灯亮了的时候，胡钧益的桌子上又放上了橙黄色的酒。胡钧益的脸又凑在黄黛茜的脸前面，郑萍摆着张愁白了头发的脸，默默地坐着，他的朋友拿手帕在擦汗。芝君觉得后边儿有人在瞧她，问过脑袋去，却是季洁，那两只眼珠子